

在方言的江湖里,有些词是不能从字面意义上单纯理解的,得从语气语调里去理解,正如俗话说“听话听声,锣鼓听音”一样。上海话里的“捣浆糊”一词即是一例。

捣浆糊这个词语,经过上海人在世俗的语言环境中不断打磨,其内涵不断丰富,功能不断得到强化,在不同的声调加持下,它能表达的意思多种多样,通用性也越来越强,犹如葱姜在荤菜料理的角色一样,放进去大错不错。

过去,浆糊在市民百姓生活里露面的机会还是不少的。记得小时候看到家庭主妇们自己扎鞋底,粘布鞋底就要用到浆糊。还有,家里自己做衣裳,衣服里的“硬衬”,即服装里的衬料就是离不开浆糊的。

以前家用的浆糊都是靠自己调制的,因为用量不多,一般不会用后来的所谓化学浆糊。浆糊的用料一般是食用的黑面粉,即标准粉。在煤球炉上放一只旧的钢精镬子,镬子里是水稀释过的面粉,一把长勺子不停地在镬子里捣,镬子越热,捣的速度越要快。浆糊捣得好,就要做到上面不起泡,中间不起块,下面不粘底,这样的浆糊均匀稠粘性好。

不少家庭的捣浆糊都由小朋友做,因为好玩,小朋友也乐于做,但是常常玩过头了,明明浆糊已经捣好了,玩劲还在,继续捣,结果火候过了,浆糊粘底了,就再捣捣伊,浆糊结块了,再捣捣伊,浆糊烧焦了,为了掩盖掉焦糊味,不被家里大人发现,加点水再捣捣伊。可见捣浆糊的关键就是一个“捣”字。

我以前很不喜欢捣浆糊这个词,因为觉得那就是不正经做事,或者遇事推卸责任,模糊是非的“瞎胡调”。后来发现在上海人的语境里,这个捣浆糊的含义在不断延伸变化,在原本贬义的外貌下,竟然捣出褒义的内涵来了。比如把能协调事情称作浆糊捣得好,善于协调事务的人自然就是捣浆糊的能人。又如把善于

打圆场,消除社交场合的尴尬气氛,也称作会捣浆糊,把善于平息纠纷、兼顾各方利益擅撸平的“老娘舅”称作捣浆糊高手等。如此这般下来,捣浆糊这个词就升级为兼具褒义和贬义的全能词了。但要听懂其所表达的真义,得听语调,甚至还要看说话时的面部表情。犹如最近网络上流传的一句调侃话,“女足谁也踢不过,男足谁也踢不过”一样,句子一样,语调的细微变化,意思就截然不同;而要分辨清楚上海人口中出来的“捣浆糊”是什么意思,不谙上海世俗化环境,即使感觉到语气语调的变化,也未必能分辨出内在的含义。

不过细想起来,上海人口中的捣浆糊,是有原则的,即使是特别会做人的所谓“老浆糊”,如果没有原则的“瞎胡调”也会被人看不起,也不会有真心朋友。

没有原则,没有是非观念,不正经做事的人,上海人称之为“浆糊桶”。

其实,从上海人捣浆糊这个词的广泛使用,也可隐约感受到上海人求太平的为人处世的习性,随方就圆,顺水推舟,凡事不冒尖,遇事抹抹平,给人留面子,看穿不讲穿,王顾左右而言他,是非之地不置可否,这里面有几分智慧,几分善意,甚或几分狡黠。在很多上海人看来,很多事情不是非黑即白,有中间地带,有时候多一点冗余度挺好。

编者按:纯洁的冰雪,激情的约会。2022冬奥会映照梦想与未来,跟着名家看冬奥,感受冬季运动挑战自我,为梦想而赢的魅力。今起请看一组《名家看冬奥》。

年初二上午,北京2022年冬奥会火炬传递正式启动。来自全国的一千多名劳动模范、先进人物和知名人士组成接力队,三天内完成冬奥会火炬传递。这第一棒火炬手,就是罗致焕。他也是冬奥会开幕式的执旗手。

罗致焕再次出现在亿万人们面前,再次走到世界冰雪运动的焦点。在我们这些体育爱好者心里,罗致焕是个了不起的名字。1963年初,世界速度滑冰锦标赛在日本长野举行。中国朝鲜族运动员罗致焕夺得男子1500米冠军并打破男子全能世界纪录。当时他只有21岁,却是第一个获得冬季项目世界冠军的中国选手!

这时候我们还在初中读书。听到广播后,都涌向图书馆去借《体育报》,想了解更多情况。可《体育报》一周只出三期,我们学校又远在郊区,几天后,我们才看到《体育报》上采写罗致焕的详细报道,仅有的那份《体育报》几乎被传烂。罗致焕也许不会知道,他夺得的那枚金牌,会在南方青少年心中掀起那么大的波澜。

罗致焕在赛场上那是1963年头上,我们这茬孩子,大多数家庭缺粮少食,导致营



只此青绿
(中国画)
范剑宛

近来眼力突然下降,戴上老花镜也看不清书刊上的五号字。到医院检查后说是白内障惹的祸,承王巍医生关照,较快住院手术。这一手术现在已经相当成熟,手术台上不到20分钟就完事,然而,术前检查与术后观察,附带又看了别的病,也在医院待了9天。出院时,医嘱不可过度用眼,近一段时间不要长时间连续看书或用电脑手机。

退休后,读书是我生活的主要内容。如何既能亲近图书而又不过度用眼呢?我想到读古诗,不论是五言七言,抑或是律诗绝句,每首诗的字数都较少,不需要长时间用眼去看,但其内涵丰盈,足以让读者反复思索玩味,并进行背诵。

这就是说,读诗除了用眼之外,可将更多的时间交付于脑与口,以看、思、诵相结合的方式,深入领略其奥妙。于是,我从书架上抽出《唐诗三百首》《千家诗》和《宋诗三百首》。

读韦应物《寄李儋元锡》,“邑有流亡愧俸钱”的诗句引发我闭目深思。我想,做了刺史的韦应物为他管辖地区有流亡的灾民而深深引咎自责,体现了一种“忧忧在元元”之心。

这在唐宋诗人官员中并非孤例。同样做过刺史的诗人白居易,也有类似的“自愧诗”:

“有禄肥妻

子,无恩及吏民。念彼深可愧,自问是何人?”“一生憔悴为诗忙”的梅尧臣,任职襄阳县时,曾作《大水后城中坏庐舍千余作诗自咎》:“当敢问天灾,但渐为政恶”,责怪自己事先未想到派人修理好水道。心系

亮节:心系百姓,清正廉明;一身正气,两袖清风;“为官一任,造福一方”,在治地留下了不少“苏堤”“白堤”,惠泽后世。

我原来以为“邑有流亡愧俸钱”是韦应物在苏州刺史任上写的,这次重读,知道他是在滁州刺史任上的作品。滁州是我的家乡,因而倍感亲切。他写有《寄全椒山中道士》诗,“今朝郡斋冷,忽念山中客。涧底束荆薪,归来煮白石。欲待一瓢酒,远慰风雨夕。落叶满空山,何处寻行迹。”“山中道士”住神山一石洞中,此洞现名仙人洞,离我老家约20公里,前年我曾去参观过。韦应物挂念这位道士,不仅因为这位道士束薪煮石,生活清苦,还由于后者每当社会发

生瘟疫时,积极煮石为药救治百姓。它再次显示韦应物关心民生疾苦。

患眼疾后读诗,用眼时少,用脑时多,思考时间多于阅读时间,速度虽然慢了,领悟却较深了,促使

桥梁有“医生”吗?有!因为桥梁会有“病害”。桥梁会生哪些“病害”?隔行如隔山,我原本不知道。最近读了徐鸣兄的文章,参观了上海桥梁病害陈列馆,听了冯文军馆长的介绍才略知一二。

无论是江河之上的大桥小桥,还是城市里的高架立交桥梁,建成使用后一般都会产生诸如裂缝、剥蚀、混凝土碳化、钢筋锈蚀、因地基不均匀而引起的沉降,以及因洪水、泥石

举行世界比赛,他获10000米第五、全能第九。这都是1959年的事情。1962年中苏对抗赛,王金玉创造了平滑世界最好成绩。1963年,罗致焕成为世界冠军那年,王金玉也大获丰收:他两次打破全能世界纪录,成就并不在罗致焕之下。

在我们看来,他们是两座山峰,虽然这两座山峰矗立在千里之外的北方,但那耀眼的冰雪之光,一直可以照到南方青少年脚下。

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英雄,其中,尤以体育英雄的名字最为神奇。它们穿越时代,穿越岁月,使一个国度的男女,内心一直保持年轻与沸腾的状态。比我们晚生的几代人,熟悉的是刘翔、郎平、叶乔波、姚明、苏炳添,是杨扬、王濛、武大靖;而我们这代人,无法忘怀的有郑凤荣、穆祥雄、倪志钦、陈镜开,还有王金玉、罗致焕……

现在我们明白,这些英雄的名字,原来就是由无数铺路工竖起的、通向“双奥之城”道路上的里程碑;看到它们列成世纪的长队,我们会悟出:中国体育的辉煌灯塔,不是一代人建成的。

十日谈

名家看冬奥
责编:吴南瑛

春怀张洁大姐

肖复兴

一
柔肠刚胆两由之,感逝伤离忆旧时。赤子难托无字会,青山事负有谁知。朱蓝世事多成梦,黑白文章尽是诗。可惜人间少张洁,春来何处写相思。

注:《无字》是张洁的长篇小说。

二
那年画展客犹多,一别江湖让后波。聚散踏平心镇静,荣枯阅尽梦平和。经风池馆有松竹,侵雨篱墙自薛萝。自古文人多寂寞,遥遥隔海静听歌。

注:2014年张洁举办画展,告别文坛。

我不时要记记写写。杜甫的《绝句》:“两个黄鹂鸣翠柳,一行白鹭上青天。窗含西岭千秋雪,门泊东吴万里船。”是对他所居住的成都草堂外围环境的描绘,语境明快,意境开阔而优美。过去读过就算了,这次慢读,闭目思考,结果由我来描绘我的

居住环境,该怎么写呢?我居住在靠近徐汇滨江的一条马路上,二十多年前站在15层以上的楼面上,从南浦大桥到徐浦大桥的黄浦江面尽收眼底,后来附近高层建筑不断增

桥梁“医生”

葛昆元

流、冰冻等自然灾害所引发的病害。

防治这些常见病害,是“桥梁医生”们的主要工作。据统计,上海在册的市政道路桥梁共有14332座(不含农桥、水利桥和园林桥等),高架道路桥183公里,其中市区道路高架桥141公里。为了市民的安全出行,上海有关部门委托专业检测机构(桥梁医生)每年对上述这些桥梁和高架道路进行常规检查,并按照国家规定每5年进行一次结构检测。并对每一座桥都配有一个养护单位,进行日常巡视维护,一旦发现病害,便立即进行检修改造。上海对桥梁安全的重视和检测防治水平名列世界领先地位。

最使“桥梁医生”头痛的是那些突然发生的大型货车超载造成高架桥桥面侧翻、车毁人亡的事故。比如2021年12月18日,湖北省鄂州市发生一起高速桥梁(跨空匝道桥梁)侧翻事故,4辆汽车坠落,造成4人死亡,8人受伤。冯馆长告诉我们,事故发生后,“桥梁医生”立刻奔赴事故现场严格勘查。结果证明,这些桥梁从材料选择到设计建造都没有问题,酿成如此惨祸的根本原因是大型货车严重超载。这就为广大桥梁设计者和建设者们洗去了所谓“豆腐渣工程”的冤屈。

后来,冯馆长派出几位上海“桥梁医生”来到贵州,经他们仔细检查和加载测试,得出结论:这座拱桥不是危桥,不必拆除重建,只需花少量的钱进行加固即可继续使用。县政府请国内专家验证了上海“桥梁医生”的鉴定结论,最后采纳了他们的意见和方案,加固之后,又再次进行了静载试验,结果完全达到了设计要求。全部加固费用只花了120万元。他们用精湛的技术、过人的胆识,攻克了一个难关,为这里的百姓过上好日子,做了一件实事。



扫一扫,关注“夜光杯”

